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二十二

使余公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誌銘

明故中憲大夫福建按察副使午渠余公墓誌
銘

嗚呼此明故福建按察副使余公之墓而世貞爲志
且銘之公故名應舉用以成進士爲其不雅而更之
曰曰德遂字德甫公之先豫章士族祖泰父敘俱以
尚書教授里中亦負隱德叙用公貴封尚書刑部郎

是曰刑部公公之生其母萬安人及刑部公先後感
異夢遂大器愛公公少而慧敏總角受舉子業即超
然神解稍長從父授經於武昌朱御史廷立館朱公
嘗督畿學政目中無全士見公文而懔然曰是子國
器也砥礪之且數歲歸就試適郡試甫畢守歎無可
以當首者續試公大奇之遂以公應學使者奇公幾
如郡遂補博士弟子屢試輒冠居萬安人喪以孝聞
服除應其省鄉試中式名稍後朱公入爲御史中丞
道遇試目閱首簡不得公名抵之地曰余生數奇乃
爾耶夫人從地拾之起簡窮而公名見朱公爲張宴

相賀公偕計至南宮不第朱公初弗使歸曰生強爲
我游太學太學賢士藪也遂游太學臬試復冠時王
襄敏公以旂爲兵部尚書謀子師於朱公以公應遂
躬造辟焉王公一見禮異公所揚扈自文事外諸國
家大策亡弗籌者曾襄愍公銑爲陝西三邊帥請大
舉援河套有旨褒賞下部議王公亦以爲便密咨公
公對曰吾聞茲事實夏相主之夏相驕嚴相險而中
爲敵魯公且不自保何暇成功名乎哉亡何 上果
罷夏相尋逮魯公而猝命王公代之王公大服公欲
以公偕往公念離刑部公久迫欲歸王公留之不得

乃謂明日當錢於郊至則公卿大臣畢集王公攝衣而門迎公且徧以贊諸大臣曰微余生教之吾殆不知死所且謂余生異日公輩人也於是諸大臣爭造請公公竟不顧返其又明年乃成進士使於豫章邸却其饋一絲不以入橐鄉先生故太宰熊公浹聞之曰鄉後進不乏人明年還朝至冬始授刑部貴州司主事公精比諄於法亡所刻縱尚書稱之時歷下李于鱗與世貞相劇琢爲古文辭而吳興徐子與南海梁公實寔同舍郎趙人謝茂秦自布衣揚人宗子相自吏部楚人吳明卿自兩制入與朋焉亡何梁生死

謝生解而公與司農郎蜀人張肖甫繼入公最名晚
合然年最長而其事于鱗最恭于于鱗詩所涵濡最
深至公長身踈瘦眉目清朗不多食酒雅談笑然簡
遠有準時明卿好狎侮以加于相輒不肯受加于與
則受公脩然其間亡所加郎加之公亦夷然不屑也
楊忠愍公繼盛以直言相嚴罪下獄論死嚴之鄉人
皆掩耳不欲聞楊公名公時訊問亡所避遷河南司
員外郎尋遷四川司郎中亡何出讞浙江諸郡刑獄
浙俗獷巧善麗辟然深文吏往往惡其情法時不蔽
公平亭之其得出者咸自慶慰恨見余公晚大司寇

亦亡所駁異還理其司未幾擢福建按察副使公至
閩值子相理學政而子與守汀喜甚詩筒還往不絕
俄而子相病且死矣無子公哀傷之躬爲視含歛使
其子棐經而受弔以其喪歸入賀萬壽還任時倭
警雖少寬而群盜乘時蝟起延平徐子堅者劇盜也
聚其黨踰千人欲南連張璉以自固臺屬公捕之公
選守令而下敢力深入者分兵爲四路據險以待而
多縱反間攜其衆爲一鼓而薄之卽陣斬酋首五十
餘級賊遂大奔潰悉爲四路兵所縛凡四十餘人斬
及溺死者三百餘人聽撫者五百餘人前是張璉起

大捕殺掠江右閩郡縣然不至延平而延平公所治也天子方震怒下大司馬俾奪三司守巡俸誤及公公不自明而至是公以功大當贖念不欲張侈其事力辭之臺人尤以爲難嘗按部抵建寧臺檄還署司篆已發矣會山賊反攻屬邑之政和壽寧郡守一鶚間行報公公曰亟返郡當與守共之安敢以司篆解既而與守謀二邑無城必不守彼且乘勝而見凌我與守約兵弗精當坐我餉不足當坐汝賊果入二邑覘公師整而暇相守四十餘日援兵至合而殲之臺按功簿且上而會與化潰於倭而止閩大比士公入

棘監之所取知名士如趙秉忠田一儁黃鳳翔楊東
輦後田君會試第一人黃君廷試第二人餘多顯者
公復入賀 萬壽大司馬見公而知公所蒞延平非
失守地也已又能自匿功弗列賢之爲疏請還其俸
有白金彩幣之賜公道豫章里省侍刑部公甚適也
而聞御史某之白簡上矣始公爲故嚴相里人然心
薄之絕跡不造門及審讞浙偕諸曹郎辭謁入嚴出
揖公曰余郎余郎鄉人耶非今日吾幾不識郎故鄭
端簡公知而紀其事於文公以讞大藩勞得遷資不
過蚤半歲耳而相嚴敗人以公其間左間批根語及

之識者不謂然閩御史某公同年進士也疎不諳法
公微規之御史陽謝公中頗不懌而邵武之司理與
守搆公意直守御史乃復入司理間遂指撻公冀以
快忌者中丞譚公綸爲解救不及而例且會疏因稍
異其辭業當得勘銓部中亦有欲爲公道地者而

旨報罷矣公雖終不能無小慨然以得長奉刑部公
甚快公出入中外十餘年未嘗一日廢詩而至是乃
益刻勵自于鱗而上以至於古之作者亡所不究極
于鱗慎許可其寘公於七子中恒猶憤憤至是貽書
世貞曰大江以西余生一人而已而豫章里中人鮮

治詩亦不聞古調公墨墨不自得獨國將用晦能爲
古調公折行與證爾汝交相倡酬亡倦久之名益盛
海內操觚之士多納履請益者公居官蕪無餘橐又
以滛書故不暇治家人產市文之羨得少甘毳以奉
刑部公及繼母蔣孺人而其後刑部公卒公時已逾
耳順哀毀踰禮其喪蔣哀亦稱之先後中丞直指于
旄過從問政譚藝俱以公爲指南而語及公出處則
深惜其才而扼腕於例低回久之獨中丞凌公雲翼
清而薦公一時翕然以凌公能知人不俗而太宰張
公瀚者公故交也人謂且用公其與公善者至爲書

不知我故不用我知我亦不用我且我一山澤人亡
世意久矣何至勞君方寸客愧去盜有窺公者亡所
得發憤於公所藏書焚之并其廬俱燼公嘯傲自若
於是公之子棐謀築室於負郭之隙地居直東湖北
枕澹臺南望徐穉西接蘇雲卿三高士祠公意樂之
時時指謂棐曰是了不異人意用晦以其與芙蓉園
隣也數召公吟哦其間不別賓主詩成俾世貞叙之
曰芙蓉社吟稿當公之壯時僅一子棐李夫人憂之
爲置媵送之閩公聞其衣冠子也却而不責其直汪

司馬伯玉爲作却姬傳晚節稍有所置多子然貧益甚人風公不爲是曹鍾粥計耶公曰棐在吾何憂耶凍餒不至死既老倦客客至不辦爲具徙居武陽里課農自給城府之跡可數也吾弟敬美屏騶從過公鷄黍浹夕盍用于鱗留余白雪樓故事癸未春公年七十飲客而語忽瀟步蹇餘巾待期至膺月四日猶與客論文不倦罷客後端坐闕笮不言棐驚而問之亦不荅氣微微從口鼻出又四日而逝時萬曆之癸未也娶卽李夫人有五子長卽棐太學生李夫人出娶於羅次槃聘於甘槃聘於魏果聘於何集聘於閔

俱庶出女二一適諸生萬戩卿李夫人出一字太學
主鍾允升亦庶出孫男二長欽燿聘楊欽烺幼未聘
孫女一適喻應臯公卒之明年而棐始屬狀於用晦
又三年而狀成其文喻萬言最爲詳媿棐携以來且
請曰猶未歸土也其卜在武陽南瞭芳灣之觀音山
敢斬子之一言以慰於幽余不忍辭嗟乎當吾曹之
相率爲詩頗跌宕自放若不可一世入而世亦無有
能見容者獨公斤斤制行不苟與人必以誠信文彩
無所露洩見而知其長者吾曹每屈指鄉相必首公
已公佐大省臬無害而予與于鱗早拂衣子相補外

子與明卿肖甫謫若小驗然未久而歸者出外補及
謫者遷肖甫遂進保傳爲國柱石而公以一訾之故
終其身丘壑不復振豈非天哉雖然公詩成矣其又
有進於詩者天乎人也固不得而以世法軒輊也
銘曰大江以西有派其詩作者實繁背風雅馳余公
一人起而振之力去陳言而古是軌遂超羣腸以陟
熊耳俯賜塵世轍亂旗靡位不蔽德文士之恒繫後
而賢補之以羸嗚呼余公卽安而宅我辭苟行過者
必式

承德郎温州府通判崧涯潘公墓誌銘

當隆慶萬曆間故御史大夫上海潘恭定公偕其仲
氏溫倅公叔氏比部公季氏光祿公咸以篤老致其
官歸恭定公築堂於別圃名之曰四老約以佳時相
過從而諸子今學憲方伯都事汀倅監事諸君咸盛
衣冠治醪糗執子弟之業四老人隗俄其間雅歌投
壺談笑甚適也海內豔稱之以爲唐宋二洛社不必
出一姓魏之楊氏雖號爲雍睦然刺促官守不敢以
愉樂顯明之毘陵近之矣而不必貴兼之者獨潘哉
蓋十餘歲而恭定公卒已而比部亦卒溫倅公惘惘
涼涼悲思牢慄四老堂之跡遂絕而又五載公亦卒

矣公之初不豫也時汀倅君方之郡便道省侍而學
憲方伯皆里居公忽顧而泫然曰我潘之先累世爲
德而鍾我兄以有若二子而德不衰今者乃聞諸子
姓有舛情麥肆日將隳其先而噤不一勗之非所望
於賢者也因汎瀾久之明日語益慘且加絮泣數行
下學憲恠語方伯此何祥也屬元正公當從之公庭
祝釐以病辭越二日爲公誕辰舉家慶者亦以病辭
益七日而竟不起時萬曆丙戌之正月十日也公壽
八十有五小於恭定公二歲耳德亦鴈行唯是少不
得志於科第屈爲小官然亦有以自樹顯不苟徒焉